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正傳卷二十五 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録監生臣沈慹

春秋正傳卷二十五

明 湛若水 撰

襄公

名午成公妾定姒之子四歲即位在位三十一年

簡王十四年崩元年晉悼公周元年齊靈十年衛獻五年蔡景二十年鄭成十三年曹成六年陳成二十七年杞桓六十五年宋平四年秦景五年楚共十九年吳壽夢十四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正傳曰書春王正月公即位正統也即位者君道之始也所以正始也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正傳曰書會諸侯之兵圍宋彭城著禦叛攘夷之義也楚强以兵納魚石于彭城欲據彭城以自固非楚以其地封之也彭城故宋地故曰宋彭城圍宋彭城以討宋叛臣也左氏以為彭城非宋地追書也公羊以為楚取彭城以封魚石者皆非也胡氏曰按左氏曰非宋地追書也然則書圍彭城者魯史舊文也曰

圍宋彭城者仲尼親筆也楚已取彭城封魚石戍之三百乘矣則曷為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域固封守謹王度也愚謂胡氏謂彭城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是也但此皆當時史之舊文非仲尼筆之也當時之史豈無如董狐南史之良者乎審如胡氏之言則與孟子之説異矣故劉氏曰春秋故史也有所不革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

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愚謂謂之竊者如竊比老彭之竊不敢顯然之謂也况革乎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正傳曰鄫鄭地書晉韓厥帥師伐鄭列國之師次于鄫討背夏也左氏曰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

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愚謂以天下諸侯與晉相為犄角以討鄭之叛夏其名義正矣故春秋詳書而深與之胡氏曰楚人釋君而臣是助事已悖矣晉於是乎降彭城以魚石等歸遂伐鄭諸侯次于鄫此皆放於義而行者也傳書楚子辛救鄭而經不書者鄭本為楚以其君之故親集矢於目是以與楚而不貳也棄王國從荊蠻不能以大義裁之惟私欲之從則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經所以削

之不言救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正傳曰書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著猾夏之師也左氏曰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汪氏曰楚憤宋之復彭城且欲援鄭而退諸侯之師故復釋憾於宋愚謂楚以彭城之故侵宋是憤兵也書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其楚之謂乎故春秋惡之

九月辛酉天王崩

正傳曰天王簡王也書天王崩志天下之大變也天下如喪考妣諸侯有奔喪之禮焉故史因來赴而書之

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晋侯使荀罃來聘

正傳曰書邾子來朝冬衛晋使來聘則失禮之非自見矣左氏以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非也夫天王之崩已赴大小之國乃不聞有奔喪于京師者而且小國大國

盛修朝聘其無君滅天甚矣故聖人書之以繼於天王崩之下所以誅列國之罪以厲天下意亦至矣胡氏曰簡王崩赴告已及藏在諸侯之策矣則宜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令邾子方來修朝禮衛侯晉侯方來脩聘事於王喪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曾不與焉而左氏以為禮此何禮乎滕定公薨世子定為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紀益廢民習於耳目而不察故後世以日易月人子安

而行之不知春秋之義無君臣之禮豈不惜哉

靈王元年二年晉悼二年齊靈十一年衛獻六年蔡景二十一年鄭成十四年卒曹成七年陳成二十八年杞桓六十六年宋平五年秦景六年楚共二十年吳壽夢十五年

春王正月葬簡王

正傳曰書春王正月葬簡王志葬之非禮也禮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今簡王五月而葬非禮矣

鄭師伐宋

正傳曰書鄭師伐宋則鄭從夷之罪自見矣左氏曰

春鄭師侵宋楚令也惡謂鄭以中國從楚之令以伐中國帝王之商其罪大矣故春秋惡之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正傳曰姜氏襄公嫡母也書庚寅夫人姜氏薨志君母之大故也姜氏成公之嫡夫人書薨禮也國中臣民如喪妣焉春秋書此與四年七月書夫人姒氏薨其文同也然而聖人竊取之義一與一刺大有不同矣而先儒謂春秋為聖人之筆一字之間有美刺不

同馬可乎左氏曰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為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為不哲矣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正傳曰睔鄭伯名書庚辰鄭伯睔卒志大故也而鄭伯平生之惡可考矣左氏曰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

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惟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睔卒愚謂觀左傳所言則鄭伯至死而不肯背楚以息肩於晉其亦異乎人之性矣所謂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鄭伯臨死其言不善豈人之性乎夫以鄭伯不念祖宗之德華夏之裔棄王國之盟以從荆蠻力行其惡而不悛至死猶無悔悟之心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悲夫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正傳曰書晉宋衛侵鄭譏伐喪也夫諸侯有相恤之義鄭伯睔卒未踰月而三國侵之失禮害義之大者也左氏曰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愚謂子駟之言葢謂鄭伯臨終之命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正傳曰仲孫蔑會晉宋衛曹邾于戚著其會之非也

左氏曰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

愚謂諸侯邦交之禮朝聘會同所以脩好令六國之會乃以謀鄭為事可謂善會乎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正傳曰書葬我小君齊姜志國之大事也左氏曰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

叔孫豹如宋

正傳曰書叔孫豹如宋志禮也左氏曰穆叔聘於宋通嗣君也夫國君嗣位而使大夫通聘問焉可謂得禮矣故春秋善之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正傳曰虎牢鄭之制邑也書十國之大夫會于戚遂城虎牢志禦侮之義也左氏曰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愚謂鄭援楚屢為中國之患城虎牢鄭失所據矣公羊以為虎牢不言取不繫乎鄭為中國諱伐喪者非也十國但城虎牢以禦鄭之梢夏而未嘗取之也以王國合諸侯以擯荆蠻仗大義者不討

小節聖人斯與之而已矣○程子曰設險所以守國也有虎牢之險而不能守故不繫於鄭責其不能有也胡氏曰虎牢鄭地故稱制邑至漢為成臯今為汜水縣巖險聞於天下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魏之安邑燕之榆關吳之西陵蜀之漢樂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棄焉者也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繫於鄭然則據地設險亦所貴乎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城

郭溝池以為固亦君子之所謹也鑿斯池築斯城與民同守孟子之所以語滕君也夫狡焉思啓封疆而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貴守天子之土繼先君之世不能設險守國將至於遷潰滅亡亦非聖人之所與故城虎牢而不繫於鄭程氏以為責鄭之不能有也其聖人以待衰世之意小康之事邪愚謂二子之言皆泥於文義而不知經之大指矣經之大指不過紀城虎牢見諸侯

同禦鄭抑楚之義耳豈論鄭之能守與不能守而遂以不繫於鄭以取義哉且十年冬又書戍鄭虎牢者復何謂乎可類觀矣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正傳曰書楚殺其大夫公子申則擅殺之罪自見矣

左氏曰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外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愚謂禁曰無專殺大夫申多受外國之賂是申誠可殺也

然必以告於天子歸之司寇而殺之可也又云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是子重子辛畏其偪己使國人殺之耳夫聽楚人之殺其大夫而楚君不能禁亦不之問則楚之不競亦可知矣

靈王二年 三年 晉悼三年齊靈十二年衛獻七年蔡景二十二年鄭僖公髡頑元年曹成八年陳成二十九年杞桓六十七年宋平六年秦景七年楚共二十一年吳壽夢十六年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正傳曰書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著貪憤之兵也左

氏曰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愚謂兵凶器也用之不以其道未有不反自傷者也故貪人者自殘憤人者自僨觀於左傳嬰齊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至

于衡山使鄧廖侵吳此非貪憤之兵乎宜乎子重之喪師喪心以死也

公如晉

正傳曰書公如晉志失禮也左氏曰始朝也高氏曰童子侯不朝王葢不可接以成人之禮也豈可反朝同列乎觀此可以見朝晉之非矣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正傳曰書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則非禮之禮可考見

矣左氏曰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愚謂以禮天子之禮禮同列非所謂非禮之禮乎孟獻子之對不知惟禮之守足以自安而惟利之圖孟獻子亦不得為賢大夫矣

公至自晉

正傳曰書公至自晉謹君之出入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正傳曰單子為王卿士書同盟于雞澤志修好也而非禮自見矣夫以諸侯同盟修好禮也以王人下會盟于諸侯非禮也左氏曰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于

酌外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已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愚謂此為鄭服而與王人諸侯修好息兵安民則未有不善然單子以王人下盟則失天王之尊矣春秋書之雖以取彼善於此亦以憾王道之陵夷也歟○程子曰楚强諸侯皆畏之而修盟故書同胡傳曰同盟或以為有三例一則王臣預盟而書同二則諸侯同欲而書同三則惡其反覆而書同夫惡其反覆與諸侯同欲而書

同信矣王臣預盟而書同義則未安盟于女栗及蘇子也而不書同盟于洮翟泉會王人也而不書同然則此三盟者正所謂諸侯同欲而書同盟也其同欲奈何同病楚也會于柯陵之歲夏伐鄭楚人師于首止而諸侯還冬伐鄭楚人師于汝上而諸侯還雞澤之盟陳袁僑如會楚師在繁陽而韓獻子懼平丘之行楚棄疾立復封陳蔡而中國恐是知此三盟者諸侯皆有戒心而修盟故稱同不以尹子單子劉子亦

預此盟而譏之也夫王臣將命必惇信明義而後可以表正乎天下諸侯守邦必尊主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稷令王臣下與諸侯約誓諸侯亦敢上與王臣要言斯大亂之道也則亦不待書同盟而罪自見矣

陳侯使袁僑如會

正傳曰書陳侯使袁僑如會善歸會也穀梁曰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左氏曰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

于諸侯愚謂由是觀之則袁僑之如會非正會也葢不堪於楚之侵而欲如會以求成耳其意則善矣故春秋與之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正傳曰書叔孫豹及諸侯大夫及袁僑盟罪私盟也

左氏曰陳請服也愚謂諸侯大夫以陳袁僑之來服既已受命於諸侯而又私與之盟是二政也春秋直書之而其罪自見矣善乎穀梁子曰諸侯以為可與

則與之不可與與則釋之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政矣大夫執國權曰袁僑異之也

秋公至自會

正傳曰書公至自會謹君之出入也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正傳曰書晉荀罃伐許見可伐也非所伐也左氏曰許靈公事楚不會於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夫

許背華事夷誠有罪矣然晉不以王命而伐之猶為擅興之師與許一間耳

靈王四年晉悼四年齊靈十三年衛獻八年蔡景二十三年鄭僖二年曹成九年陳成三十年卒杞桓六十八年宋平七年秦景八年楚共二十二年吳壽夢十七年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正傳曰午陳侯名胡氏論諱名不諱名之義止可諱之於交際之時一時之事也若春秋埀訓之書萬世之事也其可以諱乎書陳侯午卒志與國之大故也

諸侯卒則相赴以其有相弔賻相恤之義焉左氏曰

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

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惟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

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

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

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

也

夏叔孫豹如晉

正傳曰書叔孫豹如晉著禮也夫禮尚往來惟其稱
而已矣左氏曰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非所謂
往來而稱者乎又按左傳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
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
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
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
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
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

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愚謂觀此可謂得禮也已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正傳曰姒氏成公妾襄公母姒杞姓書夫人姒氏薨志君母之大故也而禮之得失自見矣姒氏妾也就以子貴無乃為貴妾耳而稱夫人書薨以妾僭嫡非

禮矣臣民僭稱之國史因其故而書之聖人因史文而不改而其非禮自見矣左氏曰秋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為已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畧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愚謂據此則姒氏以妾不殯于廟及櫬季孫之意蓋謂妾不可以僭嫡故曰畧之耳於禮

未失也又觀匠慶以為小君之喪云云則襄公違禮尊其母季孫不得違之故史以夫人之禮書薨耳先儒皆謂春秋是聖人之筆豈聖人有此越禮之書哉其說可不攻自破矣又可以此例觀其他矣

葬陳成公

正傳曰書葬陳成公志時也有同盟皆至之禮焉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正傳曰定姒氏謚書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志君

母之大事也則不時違禮之非自見矣髙氏曰死纔二十三日耳前書夫人此書小君則以國君之嫡禮喪葬之矣

冬公如晉

正傳曰書公如晉則非禮之行自見矣左氏曰冬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

君是以傾借助焉晉侯許之愚謂按此則棄喪屈已之罪大矣夫襄公喪母至是纔三四月耳而棄喪以朝晉為忘哀非孝也以魯與晉敵國同列耳而曰如晉聽政又請鄫焉為辱已非仁也襄公一行而有二失焉故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君子慎動

陳人圍頓

正傳曰頓小國書陳人圍頓著陵弱憤怨之兵也左氏曰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靈王五年　晉悼五年齊靈十四年衛獻九年蔡景二十四年鄭僖三年曹成十年陳哀公溺元年杞桓六十九年宋平八年秦景九年楚共二十三年吳壽夢十八年

春公至自晉

正傳曰書公至自晉謹君之出入也而公取辱於晉之道不朝正於廟之失並見矣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正傳曰書鄭伯使公子發來聘與其悔過之善也左氏曰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鄭背華從楚久矣今

來聘通嗣君得中國邦交之禮故聖人書以善之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正傳曰書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著非禮也左氏曰穆叔覿鄫太子于晉以成屬鄫書曰叔孫豹鄫太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愚謂先王疆理天下分封大小諸國所以固封守親隣國而尊天子也使其後世子孫各守其社稷宗廟以輯其人民今魯以鄫之弱小不能自立屢困於鄭楚不知相恤濟弱扶傾之

義乃又假晉之强而請屬之繆叔又覿鄫世子于晉以成屬焉其如先王分封社稷以奉天子之制何非禮甚矣故春秋直書而竊取之義自見矣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正傳曰善道吳地書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著會之非禮也左氏曰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衛魯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

道愚謂聖人與天地萬物為一體也然於華夷之辨甚嚴非外二之也其禮分則然也所以正冠屨而防外侮也以中國與夷狄會盟華夷之辨已混矣聖人之心不欲絶物來則受之可也乃使二大夫往會于彼境則非禮矣故張氏曰悼公初立其風聲所及遠人慕之故吳有志於親中國辭請雞澤之不會而請聽後會之期悼公告以會期而聽其自來足矣至使魯衛往會之則是以王國大邦而為吳子屈此二大

夫會吳之所以書也是矣

秋大雩

正傳曰大雩者祭天禱雨天子之祭也周之秋夏之五六七月正農人憂旱之時也左氏曰旱也是魯因旱而舉大雩聖人因史而書之其僭禮之罪自見矣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正傳曰壬夫楚令尹子辛名書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則專殺之罪自見矣葵丘之誓曰無專殺大夫楚

專殺壬夫是犯禁矣左氏曰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愚謂壬夫以貪敗政而遠人叛之可殺也然不以請於天子歸之司寇而殺之是乃專殺自干先王之誅矣故春秋書之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正傳曰書公會晉宋陳衛鄭曹莒邾滕薛齊吳鄫之諸侯世子大夫于戚善其會也善拒楚也左氏曰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愚謂戍陳所以拒楚也拒楚善矣然援吳以入中國則恐有勾賊破家之患焉聖人於春秋皆書之其竊取之義見矣程子曰吳來會非為主也胡氏又謂來會諸侯而不為主則進而稱

人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則貶而稱國則泥矣

公至自會

正傳曰書公至自會謹君之出入也

冬戍陳

正傳曰戍者以兵守之也公羊曰孰戍之諸侯戍之故言魯則諸侯之戍可知矣何以書戍陳程子曰非王命而勤民遠戍罪也而善於戍陳何哉蓋陳附中國而楚爭之則戍之者在於助陳而距楚與之可也

愚謂斯義得之矣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正傳曰書楚伐陳諸侯救陳善之也善拒楚也攘楚以尊周也左氏曰楚子囊（公子貞）為令尹范宣子（士匄）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

以救之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正傳曰書公至自救陳謹君之出入也穀梁曰善救陳也

辛未季孫行父卒

正傳曰稱名不稱大夫無他義然則以稱官不稱官觀春秋則不足以明春秋矣書辛未季孫行父卒則其平生之善可考知矣左氏曰季文子卒大夫入斂

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愚謂由是觀之則平生之善豈不可見乎

靈王五年　六年　晉悼六年齊靈十五年衛獻十年蔡景二十五年鄭僖四年曹成十一年陳哀二年杞桓七十年卒宋平九年秦景十年楚共二十四年吳壽夢十九年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正傳曰姑容杞伯名謚桓公書杞伯姑容卒志同盟

之大故也左氏曰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夏宋華弱來奔

正傳曰華弱宋大夫書宋華弱來奔閔奔者而罪夫奔之者也左氏曰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於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

初愚謂弱不能以禮自保守先人之遺而至於出奔
子蕩以忿嫉而㩁之平公因而逐之使奔他國是子
蕩之忌嫉平公之輕棄大夫而弱之奔亦不能無罪
焉然而猶在所可憫者也春秋書之之意可見矣

秋葬杞桓公

正傳曰書葬杞桓公以來赴而志之著諸侯有同盟
皆至之禮焉

滕子來朝

正傳曰書滕子來朝志邦交之禮也左氏曰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愚謂諸侯初立同列有相朝之禮滕子來朝可謂得禮矣

莒人滅鄫

正傳曰書莒人滅鄫誅貪暴也而聖人興滅繼絶之情見矣左氏曰鄫恃賂也是矣蓋鄫恃賂而不修備故莒得而滅之穀梁以為莒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胡氏又謂公羊亦云莒女有

為鄫夫人者葢欲立其出也或曰鄫取莒公子為後愚謂皆非也按左傳襄公四年冬公如晉孟獻子相請屬鄫晉許之五年夏叔孫豹覿鄫世子巫于晉以成屬鄫其年秋九月公會十三國諸侯大夫于戚鄫人又與焉左氏以為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於會則魯復又不屬鄫矣故至是莒人取之至昭四年九月書魯取鄫左氏謂莒亂著丘公立不撫鄫鄫叛而來則莒人襄六年滅鄫以為邑乃其實事

明矣至昭四年鄫人乃叛而來魯魯取之也自經書九月取鄫之後鄫再不書於經不與於會盟則到彼時為魯所取焉耳況此經書滅在於六年之秋明有其時豈有世子巫已如晉又謂立異姓取莒公子為後而始於此時耶諸儒之說皆誤矣

冬叔孫豹如邾

正傳曰書冬叔孫豹如邾善其如也左氏曰冬穆叔如邾聘且修平愚謂聘而修平者聖人之所善也故

春秋書之其亦與人為善之意乎

季孫宿如晉

正傳曰宿行父之子始嗣立為大夫據左氏謂晉人以鄫滅來討故宿如晉此季孫宿如晉之由也葢魯前既以屬鄫告晉至是聽莒滅之故晉人來討若曰爾屬鄫何以聽鄫之見滅也然宿以父喪未周非有國家金革之事而遽如晉則其如之非禮可見矣此春秋所以書之歟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正傳曰書齊侯滅萊則貪殘之兵可見矣左氏曰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於堞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於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滅之遷萊于郳高厚崔杼定其

田恳謂以大事小國君之仁也興滅國繼絶世先王之政也齊侯恃其强大逞其憤而滅小國非仁矣絶滅人之社稷宗廟定其田焉其悖先王興滅繼絶之道矣何以令天下乎

靈王七年 晉悼七年齊靈十六年衛獻十一年蔡景二十六年鄭僖五年曹成十二年陳哀三年杞孝公匄元年宋平十年秦景十一年楚共二十五年吳夀夢二十年

春郯子來朝

正傳曰書郯子來朝志邦交之禮也左氏以為始朝

公也葢公即位至是七年矣而始朝者以為慢然而雖加一日猶愈於已也故春秋書之高氏曰郳少皞氏之後也前世聖賢之後所封之國皆逼近四夷先王之意非特以蕃王室葢用夏變夷也後世子孫往往多變於夷者反漸其習俗然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正傳曰周夏四月即夏之春二月此郊乃祈穀之祀也書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見非禮之中又非

禮也穀梁曰夏四月不時也左氏曰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愚謂古者冬至日郊天迎陽至故不卜郊此卜郊乃祈穀左氏穀梁二傳乃謂不時既耕卜郊皆誤也魯之郊非禮矣以四陽而郊非其時又非禮矣故春秋以非時書而非禮之祀自見矣

小邾子來朝

正傳曰書小邾子來朝志邦交之禮也左氏曰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愚謂小邾以襄公即位而來朝得朝聘之正禮也

城費

正傳曰城者築城也費季氏邑也書城費志非禮也孔子曰大夫無百雉之城而季氏城費又以夏役奪民時二者皆非禮之甚矣左氏曰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

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胡氏曰夫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則固忠於公室而不顧其所食之私邑也及行父卒宿之不忠遂專魯國之政羣小媚之無故勞民妄興是役季氏益張其後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至於帥師墮費其越禮不度可知矣然則書城費乃履霜堅氷之戒强私家弱公室之萌據事直書而義自見矣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

秋季孫宿如衛

正傳曰書季孫宿如衛志其如之禮也左氏曰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愚謂春秋之如有不同有謀人而如者有貪利而如者非聖人之所與也至於報聘而辭緩則有睦鄰修好之道故春秋書而與之

八月螽

正傳曰書螽志災也聖人重民食之情見矣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正傳曰書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及林父盟禮也而非禮並見矣夫聘者諸侯邦交之禮使大夫禮也因而使盟非禮也故春秋並書而其似禮而非禮見矣左氏曰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

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正傳曰書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志蠻夷之猾夏也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正傳曰書公會諸侯于鄬善其會也左氏曰楚子囊公子貞也圍陳會于鄬以救之愚謂會諸侯救陳以擯楚

尊夏攘夷善之大者也故春秋與之

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丙午卒于鄵

正傳曰鄵鄭地書鄭伯如會未見諸侯卒于鄵志變也憫其遷善之念也夫鄭伯如會棄楚以救陳逃夷以歸華一念悔過遷善之正也而遽卒焉聖人之所憫也故書之春秋左氏曰鄭僖公之為太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

止之及將會于鄬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鄵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愚謂事雖未可考信而春秋之書皆史氏據赴而書者而聖人竊取之義則不係乎此亦不足深論也○胡氏曰按鄭僖公三傳皆以為弒而春秋書卒者左氏則曰以瘧疾赴也公羊則曰為中國諱也穀梁則曰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夫弒而可以偽赴又順其欲而不彰則亂

臣賊子免於見討而春秋非傳信之書矣然則弑而書卒二傳以為為中國諱不使荆蠻之民加鄭國之君疑得聖人之意顧習其説者未之察耳夫弑君之賊其惡不待貶絶而自見矣見弑者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衛桓則以嫡母無寵宋殤則以亟戰疲民齊襄則以行同鳥獸鄭夷則以侮慢大臣蔡固則以淫而不父陳平國則以殺諫臣而通于夏氏楚虔則以多行無禮奚齊則以孽而國人不之君吳

餘祭則以輕近刑人而晉州蒲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也若夫鄭僖公則異於是矣中國者禮義之所出也荆蠻者苗粤之與鄰也僖公欲從諸侯會于鄬則是貴禮義為中國之君也諸大夫欲背諸夏與荆楚則是近苗粤為荆蠻之民也以鄭國之君而見弑於荆蠻之民豈有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聖人至是傷之甚懼之甚故變文而書曰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致其

志也諸侯卒于境内不地鄵鄭邑也其曰卒于鄵見其弑而隱之也卒鄭伯逃歸陳侯聖人之旨微而公穀之義精矣存天理抑人欲之意遠矣愚謂諸侯卒于境内不地此所謂義例不知此孔子為之耶抑後儒為之耶拘聖經所無之例昧聖人竊取之義皆此之類為之蔽也吾敢謂孟子之後無善治春秋者

陳侯逃歸

正傳曰書陳侯逃歸則陳侯之罪自見矣左氏曰陳

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黄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於會曰楚人執公子黄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愚謂諸侯之會凡以救陳也陳侯既無預防之策又背其信義以逃歸其何以自立乎胡氏曰穀梁子曰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上二年諸侯戍陳令楚令尹來伐諸侯又救之亦既勤矣為陳侯計者下令國中大申儆備立太子以固守親聽命于諸侯謀禦敵

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八卿和睦諸侯聽命必能致力於陳矣不此之顧棄儀衛而逃歸此匹夫之事耳夫義路也禮門也輕棄中國惟蠻夷之懼是不能由是路出入是門故書逃歸以罪之可謂深切著明矣愚謂逃義曰逃之說非也逃則非義矣

靈王八年晉悼八年齊靈十七年衛獻十二年蔡景二十七年鄭簡公嘉元年曹成十三年陳哀四年杞孝二年宋平十一年秦景十二年楚共二十六年吳壽夢二十一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正傳曰書公如晉見其如之過禮也左氏曰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夫襄公立八年而三朝于晉過於五年一朝天子之禮矣至是又朝以聽朝聘之數焉究若諸侯聽命于天子者此魯所以日卑也惜哉

夏葬鄭僖公

正傳曰書葬鄭僖公志鄰國之大事也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為中國諱也愚謂當是鄭以病卒赴未嘗以賊也故春秋因其赴而書之耳若以賊弑赴則

春秋當直書之以為天下後世戒何必為中國諱哉若云賊未討不葬乃彼國事也何與於魯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正傳曰書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則罪不義也左氏曰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

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愚謂記曰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故侵人者人亦侵之矣伐人者人亦伐之矣子產有至言而鄭之君臣不之知從多行不義鮮不反自及矣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正傳曰書季孫宿與諸侯之大夫會晉侯鄭伯于邢丘志非禮也左氏曰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

胥殖邦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愚謂據左氏此言則使諸侯之大夫聽命朝聘之數使若以臣承命於君然未為不可然而非禮也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晉以諸侯之霸而專制天子之命是禮樂自諸侯出矣故曰非禮也使晉侯知禮則必請天子五載一廵狩羣后四朝及諸侯聘問之禮使禮樂自天子出則爲得禮之正矣惜乎其不知出此也○胡氏曰蘇轍曰晉悼公脩文襄

之業改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於會大夫稱人衆辭也朝聘之節儉而有禮衆之所安也臣則以爲大夫稱人貶也昔周公戒成王以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夫不自爲政而委於臣下是以國之利器示人而不知寶也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姑息愛人而不由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失國又豈所以愛之也後此八年溴梁之會悼公初沒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君若贅旒夫豈一

朝一夕之故哉故邢丘之事魯公在晉而季孫宿會見魯之失政也諸侯之大夫貶而稱人謹其始也愚謂禮樂自天子出是則然矣至於稱人非貶也以諸大夫聽命於晉晉君屬也以臣承君順也何足貶若以諸侯聽命則以同列承命同列如奉天子然乃大不可耳

公至自晉

正傳曰書公至自晉謹君之出入也

莒人伐我東鄙

正傳曰書莒人伐我東鄙志譬也罪小國之陵大也

秋九月大雩

正傳曰周之秋九月即夏七月也左氏曰旱也記曰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以旱而雩春秋書之而非禮見矣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正傳曰書楚公子貞帥師伐鄭則伐之者與致伐者

其罪並見矣左氏曰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寇不爲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

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
也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
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
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騑
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
邑脩而車賦敬而師徒以討亂畧蔡人不從敝邑之
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
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民知窮困而受盟

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愚謂觀此則楚之伐鄭固為非義而鄭不自守而伐蔡亦有以召之也及楚兵壓境又背晉以與楚平是又以召晉兵之至也前不聽子産之言後又不聽子展之言以至於此也

胡氏曰齊宣王問孟子交鄰國有道乎孟子曰有唯

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勾踐事吳以小事大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國鄭介大國之間困强楚之令而欲息肩於晉若能信任仁賢明其刑政經晝財賦以禮法自守而親比四鄰必能保其封境荆楚雖大何畏焉而子耳子國加兵于蔡獲公子燮無故怒楚所謂不修文德而有武功者也楚人來討不從則力不能敵從之則晉師必至故國人皆喜而子産獨不順焉以晉楚之爭鄭自茲弗得寧矣是以獲

公子燮特書侵蔡以罪之而公子貞來伐鄭及楚平不復書矣平而不書以見鄭之屈服於楚而不信也犧牲玉帛待於境上以待强者而請盟其能國乎

晉侯使士匄來聘

正傳曰書晉侯使士匄來聘志邦交也往來之禮也

左氏曰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于草

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於襄王以為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為知禮愚謂公先如晉而晉侯使士匄來聘拜辱可謂一往一來禮無不報者矣及告伐鄭賦詩相求而應命如響其於邦交之儀得其正矣故君子以為知禮春秋與之

靈王九年晉悼九年齊靈十八年衛獻十三年蔡景二
八年十八年鄭簡二年曹成十四年陳哀五年杞
孝三年宋平十二年秦景十三年
楚共二十七年吳壽夢二十二年

春宋災

正傳曰書宋災志相恤之義也左氏曰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

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
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
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
門之外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
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
内火是故咮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
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
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

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夏季孫宿如晉

正傳曰書季孫宿如晉志邦交之禮也左氏曰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報聘者禮也禮尚往來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正傳曰姜氏穆姜成公母也書辛酉夫人姜氏薨志國母之大故也左氏曰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

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人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正傳曰穆姜氏謚書葬我小君穆姜謹國母之大事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巳亥同盟于戲

正傳曰戲鄭地書公會諸侯伐鄭罪從夷也同盟于戲善歸正也左氏曰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門衛北宫括曹

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汜令於諸侯曰修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知罃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

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

唯有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愚謂觀此則鄭有罪而伐之既服而盟釋之與窮兵黷武者異矣亦聖人之所與也故書之胡氏曰夫善爲

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知武子明於善陣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道矣故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

楚子伐鄭

正傳曰書楚子伐鄭志憤怨之兵也鄭與晉平故楚憤其二心而伐之夫鄭一懷二心於兩大國之間而干戈相尋無已苟失其忠信國其能自立乎子展之

言驗矣左氏曰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强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强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楚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愚謂君子盡其在我者耳夫信在我見信不見信在人豈可以其要盟而背

之乎此鄭之棄信所以互見討於晉楚也不亡何待

春秋正傳卷二十五

春秋正傳卷二十六

明 湛若水 撰

襄公

靈王十年晉悼十年齊靈十九年衛獻十四年蔡景二九年十年十九年鄭簡三年曹成十五年陳哀六年杞孝四年宋平十三年秦景十四年楚共二十八年吳壽夢二十三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正傳曰柤楚地書公會晉宋衛曹莒邾滕薛杞小邾

諸侯齊世子會吳子于柤志其會會之非也會中國
以會吳子非禮也穀梁曰不以中國從夷狄是也夫
中國之待吳子來則受之去則勿追可也今乃率中
國諸侯而往會之其禮則畀矣冠雖敝不以加於足
嚴其分也於此可以見中國之無人矣左氏曰春會
于柤會吳子壽夢也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太子光以
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
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

夏四月戊午會于柤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正傳曰偪陽妘姓楚與國也遂者繼事之詞諸侯因會而遂滅偪陽也何以書見中國無興滅恤小之義也夫率中國諸侯以往會吳其義已畢矣又因而滅無罪之小國則彼吳蠻者見之何以服其心乎左氏曰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諸

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於

楚丘請以桑林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晉侯有間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宫愚謂以偪陽封向戌向戌固辭不受是矣以與宋公宋公受之亦非福也

公至自會

正傳曰書公至自會謹君之出入也所以始終乎是會之非也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正傳曰書楚鄭伐宋著從蠻陵夏之罪也左氏曰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庚午圍宋門于桐門愚謂是亦宋不能無致之之罪焉諸侯滅偪陽以與宋宋受之為不義矣此其所以名楚鄭之兵乎鄭初盟中國乃背中國以從荆蠻又助荆蠻以伐中國其罪在不赦矣春秋書之深惡之之義見矣

晉師伐秦

正傳曰書晉師伐秦著報怨之師也左氏曰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愚謂晉不勝其怨憤之心勞師相報以怨報怨何時已乎赤子糜爛何辜乎故春秋罪之

秋莒人伐我東鄙

正傳曰書莒人伐我東鄙志警也左氏曰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愚謂由是觀之莒人間諸侯之有事而來伐以無警備故也書曰惟事事乃其

有備有備無患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戸今此下民或敢侮予警而有備誰敢侮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正傳曰書十二諸侯伐鄭志討罪也鄭既與中國諸侯盟背之以從楚又助楚以伐中國其罪不容誅矣故十二諸侯往討之左氏曰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己酉師于牛首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正傳曰書盜殺鄭三卿志亂賊也左氏曰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駟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

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刧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書曰盗言無大夫焉子西聞盗不儆而出尸而追盗盗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産聞盗為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盗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盗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愚謂書盗殺則罪人斯得矣然而曾子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騑發輒皆大夫也不

良于政身死于盜不得其正矣聖人之取義將於是乎在程子乃以為不稱大夫失卿職也胡氏以為卿大夫者國君之陪貳政之本乃至於身不能保而盜得殺之於朝為失陪貳之道故削其大夫則皆求義之過而失誅亂賊之指矣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正傳曰虎牢復曰鄭者鄭之舊封猶言宋彭城云爾也亦可以証前虎牢不言鄭者之無他義矣書戍鄭虎牢

楚救鄭譏之也罪諸侯之不能存鄭以棄之於楚也夫諸侯初城虎牢以偪鄭鄭懼而服則宜思既來則安之之義圖所以安存乎鄭可也鄭之復變而為楚豈得已哉以諸侯莫之救也既而變以從楚而楚能救之則楚反能存鄭矣中國諸侯能無愧乎春秋書此其意深矣

左氏曰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

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

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

公至自伐鄭

正傳曰書公至自伐鄭義見于前

靈王十有一年　晉悼十一年齊靈二十年衛獻十五年蔡景三十年鄭簡四年曹成十六年陳哀七年杞孝五年宋平十四年秦景十五年楚共二十九年吳壽夢二十四年

春王正月作三軍

正傳曰作者新其舊之義書作三軍志始變制也變

公家之制而為三家也而三家不臣之罪見矣左氏

曰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毁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舍愚按左傳季武子之為三軍各征其軍則是分三軍入三家私門張而公室亡矣胡氏曰三軍魯之舊也古者

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侯封於曲阜地方數百里天下莫強焉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宇而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説者以為大國之賦也又曰公徒三萬説者以為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爾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丘卒還於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

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其明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又其後享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氏不屬公可知矣春秋書其作舍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政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正傳曰書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則三非禮可

見矣穀梁曰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愚謂古者至日而郊四月四陽之月是謂不時一非禮也古者郊以至日而不卜卜而且至四焉二非禮也禮天子之祭乃郊天而魯以諸侯僭之三非禮也亦因書而見矣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正傳曰書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著詭道之兵也左氏曰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

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埸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愚謂觀此則鄭之侵宋非誠侵宋也侵宋

以致諸侯之師而聽命焉以告楚楚師至而與之盟是得免於二國也是之謂詭道之兵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正傳曰書公會諸侯伐鄭著討叛之師也鄭叛盟從楚又以侵宋負罪於中國矣故又會伐之左氏曰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

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

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正傳曰書同盟于亳城北善同好也春秋之義莫不善於戰莫善於同好故書之左氏曰鄭人懼乃行成

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二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薀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

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程子曰鄭服而同盟也隨復從楚伐宋云同見其反覆愚謂聖人之心如天地物各付物不追既往不逆將來即事即時因其同而書同與其進也不保其往也安得因其後之反覆而遽書同以見之哉

公至自伐鄭

正傳曰書公至自伐鄭謹君之出入也穀梁曰不以

會至盟後復伐鄭也

楚子鄭伯伐宋

正傳曰書楚子鄭伯伐宋繼于盟亳之後明失信義

也左氏曰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

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胡氏曰盟于亳城

北鄭服而同盟也尋復從楚伐宋故書同盟見其旣

同而又叛也旣同而叛又從子展之謀欲致晉師而

後與之也故亳之盟其載書曰或間兹命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雖渝此盟而不顧也噫慢鬼神至於此極而盟猶足恃乎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正傳曰蕭魚鄭地何以兩書善之也先書諸侯伐鄭繼書會于蕭魚則伐而服之然後與之會春秋與人遷善之意見矣左氏曰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諸

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三人皆鄭樂師）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悉謂始伐其犯中國鄭服而

即與之會盟與人遷善之意則善矣然而晉受其賂焉而欲鄭之心服得乎程氏謂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是也又謂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非也晉悼公猶與之會而不疑豈有既書與之會而又去其鄭字以見其不可信耶胡氏曰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鄭不疑禮其囚而歸焉納斥候禁侵掠遣叔肸告于諸侯而鄭自此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自悼公能謀於魏絳以息民聽於知武子而

不與楚戰故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

公至自會

正傳曰書公至自會謹君之出入也於是乎有反面飲至書勞之禮焉穀梁曰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至得鄭伯之辭也愚謂書至舍伐言會者重會也重服鄭也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正傳曰書楚人執鄭行人良霄罪忿暴也左氏曰鄭人使良霄太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愚謂鄭使行人告服晉言不得已之故是鄭舒誠於楚也鄭為無罪矣楚乃不勝其憤怒之心而遷怒於行人行人又何罪焉此楚之所以終為夷也

冬秦人伐晉

正傳曰書秦人伐晉無名之師也左氏曰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按高氏曰秦景公妹爲楚共王夫人於是爲楚伐晉報去年之役則晉未嘗有罪可聲秦特爲楚之故伐之耳是謂無名之兵也故春秋惡之

靈王十一年 十有二年 晉悼十二年齊靈二十一年衛獻十六年蔡景二十一年鄭簡五年曹成

十七年陳哀八年杞孝六年宋平十五年秦景十六年楚共三十年吳壽夢二十五年卒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正傳曰台魯邑名琅邪費縣書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志國讐也夫莒小國而屢犯大國者豈非魯君徒從事於外而不暇自治故乘間而伐以圍之耶記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又曰及是時明其政刑誰敢侮之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正傳曰鄆莒邑名書季孫宿帥師救台著正也書遂入鄆著非正也夫救台者承君命而禦侮也故於義為正因救台而入鄆者非君命遂已私也故於義為不正據事而書褒貶之義見矣左氏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鍾以為公盤榖梁曰遂繼事也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胡氏曰或曰古者命將得專制閫外之事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曰此為境外言之也台在邦域之守而專行

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敢為也昭公逐定無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正傳曰書晉侯使士魴來聘志邦交之禮也左氏曰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愚謂據此則士魴之來且聘且拜師晉悼公於是乎得睦鄰之禮矣故春秋書以表之

秋九月吳子乘卒

正傳曰書吳子乘卒來赴故也左氏曰秋吳子壽夢
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
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為諸姬臨於
周廟為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正傳曰書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則猾夏之罪自見矣
左氏曰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揚梁以報
晉之取鄭也愚謂楚之伐宋既無可名之罪特以報

晉而遷怒於宋且書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其楚之謂乎

公如晉

正傳曰書公如晉見如之過禮也左氏曰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趙氏曰大國使聘即須自往拜之是公無寧歲也而左氏言禮也一何謬乎愚謂禮貴得中欲其稱而已禮尚往來來而不往非禮也若使大夫往拜焉則往來相答無不稱矣

十有三年 靈王十二年 晉悼十三年齊靈二十二年衛獻十七年蔡景三十二年鄭簡六年曹成十八年陳哀九年杞孝七年宋平十六年秦景十七年楚共三十一年卒吳諸樊遏元年

春公至自晉

正傳曰書公至自晉謹君之出入也左氏曰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愚謂書至則有告廟飲至書勞之禮焉

夏取邿

正傳曰邿小國在任城縣書夏取邿著貪兵也左氏

曰夏邿亂分爲三師救邿遂取之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悉謂言易言用大師言弗地皆義例之蔽也取者以爲巳有也故春秋非之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正傳曰書楚子審卒來赴故也左氏曰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膺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

領以殁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毁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

冬城防

正傳曰周之冬夏八九十月也防魯邑名書冬城防

左氏曰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愚謂早者冬早夏八月也適農穫之時故武仲請俟畢農事則周之十二月夏時之十月也於是爲得時矣得時而亦書者凡無故而興作皆非聖人之所善也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此聖人之意也

靈王十三年

十有四年晉悼十四年齊靈二十三年衛獻十八年蔡景三十三年鄭簡七年曹成十九年陳哀十年杞孝八年宋平十七年秦景十八年楚康王昭元年吳諸樊二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吴于向

正傳曰向在鄭地吴來在向諸侯會之也書諸侯會吴于向善其與吴之歸華而拒楚之强横也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攘楚人尊王國聖人與物同體之心非有所外也盖抑陰而扶陽去邪而與正禦寇賊而崇禮義此聖人之心也左氏曰春吴告敗于晉會于向為吴謀楚故也吴與楚皆蠻地吴能慕中國而

來歸見敗於楚則因其來而會之以謀楚焉盖取其

用夏變蠻而與之懷之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正傳曰書日有食之志天變也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宫括鄭公孫

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正傳曰書會諸侯之師伐秦著憤怨之兵也左氏曰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

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宫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説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鷄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

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
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
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
役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耻也
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耻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
鞅反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
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
奔秦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向

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

己未衛侯出奔齊

正傳曰書衛侯出奔齊則自奔者與奔君者之罪人斯著矣左氏曰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太師辭師曹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

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
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
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
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
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
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鄄使子行
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
阿澤鄄人執之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

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
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
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
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厚孫
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太叔儀以守
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
以郲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郲糧歸衛人立公孫剽孫
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郲臧紇如齊

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愚謂此實傳也以孫林父甯殖逐其君而使之奔齊則其罪不容誅矣以定姜之言觀之則衛侯負此三罪而奔乃其所自取棄封守捐社稷宗廟而不顧其罪豈小哉故春秋書衛侯奔齊則自奔者與奔君者之罪見矣左氏

曰衛甯殖將死語其子曰吾得罪於君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又曰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絶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

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愚謂觀此二傳則衛國君臣之罪均矣然則有君如衛衎爲之臣者柰何語曰君有過三諫而不聽則易位爲貴戚之卿上告于天子下告于連帥而易之可也逐之不可也

莒人侵我東鄙

正傳曰書莒人侵我東鄙志警也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正傳曰書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志憤怨之兵也楚旣不得志於中國故發憤於吳左氏曰秋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爲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愚謂觀此則凡無故而逞其憤怨以兵加人者未有不自敗者也故兵以守爲常勝而應敵之師次之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閲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正傳曰書季孫宿會諸侯之大夫于戚則會之善否可考見矣左氏曰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

始貳愚按此則戚之會爲謀定衛也衛之卿大夫不勝其君之惡諫之而不聽不以告于天子而請易之既逐其君而擅立焉又謀定之又不謀于列國之君而謀于列國之臣是君之易置在臣掌握中矣春秋特書其會使人求其故而知其取義之深意也

靈王十四年　十有五年　晉悼十五年齊靈二十四年衛獻十九年殤公剽元年蔡景三十四年鄭簡八年曹成二十年陳哀十一年杞孝九年宋平十八年秦景十九年楚康二年吳諸樊三年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正傳曰書來聘而及盟志非禮也聘者邦交修睦之道也盟者要質鬼神未信之事也夫信而後行聘向戌既來聘而又與之盟而結信焉烏在其爲聘哉故曰非禮也

劉夏逆王后于齊

正傳曰劉夏胡氏以爲天子之士書劉夏逆王后于齊志非禮也左氏曰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禮逆后以卿而公監之故無使士之禮

使士則輕天下之母而瀆宗廟之主矣故來報而史書之聖人存之而非禮見矣公羊謂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愚謂非也王者無外逆天下之母必在布告豈得以過我而志之哉劉夏不言使者史畧之而義自具矣胡氏謂不與天子之使夏也則鑿之甚矣胡氏曰昏姻人倫之本王后天下之母劉夏士也士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而輕天下之母矣然則何使卿往逆公監之禮也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

于齊書劉夏而不書逆公是知卿往逆公監之禮也

春秋昏姻得禮者常事不書愚謂逆王后天下之母

昏禮人道之始豈得謂常事不書乎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正傳曰成遇皆魯地書齊圍成公救成至遇志禦侮

之師也公羊曰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愚謂至遇而

不進以不戰爲功亦春秋之所善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正傳曰郛者城之外城書城成郛志非時也左氏曰

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守城成郛愚謂據左氏

則魯之城成爲禦齊之故耳而遽以大衆作於農務

之時則惑甚矣故春秋書之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正傳曰書日有食之志天變也

邾人伐我南鄙

正傳曰書邾人伐我南鄙志警也左氏曰秋邾人伐

我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爲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

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正傳曰書晉侯周卒志盟主之大故也於是諸侯有

奔喪弔葬之禮焉故書之左氏曰鄭公孫夏如晉奔

喪子蟜送葬

靈王十五年　十有六年晉平公彪元年齊靈二十五年衛獻二十年殤二年蔡景三十五年鄭簡九年曹成二十一年陳哀十二年杞孝十年宋平十九年秦景二十年楚康三年吳諸樊四年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正傳曰書葬晉悼公志盟主之大事也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正傳曰書三月公與諸侯會戊寅大夫盟聖人喜懼之情見矣喜者喜其會曰將討罪乎懼者大夫盟征伐之權將下移也夫公與諸侯會若無所事而使大夫盟則君若贅旒於上而臣執大權於下此聖人喜

懼之情而春秋所以作也左氏曰晉侯與諸侯宴于
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
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
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
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高氏曰爲討邾莒也邾莒連
伐魯魯使告于晉悼公將爲會以討之遇疾乃止平
公即位遂成父志愚謂參以二傳觀之則此盟蓋爲
同討不庭而所謂不庭者邾莒耳然此征伐之事天

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征伐者天子之事也一變而自諸侯出再變而自大夫出故此書諸侯會大夫盟則見世道之大變也公羊曰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剌天下之大夫也曷為徧剌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穀梁曰溴梁之會諸侯失政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政在大夫也○胡氏曰壯丘之會諸侯既次于匡則書曰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齊雞澤之會諸侯既盟

而陳侯使袁僑盟今溴梁之會諸侯皆在是若欲使大夫盟者則宜書魯卿及諸侯之大夫盟可也而獨書大夫何也諸侯失政大夫皆不臣也上二年春正月會于向十有四國之大夫也夏四月會伐秦十有三國之大夫也冬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此三會皆國之大事也而使大夫皆專之而諸侯皆不與焉是列國之君不自爲政弗躬弗親禮樂征伐已自大夫出矣況悼公既沒晉平初立無先公之明也君若贅

梳而大夫張亦宜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善惡積於至微而不可掩常情忽於未兆而不預謀荀偃怒大夫盟而晉靖公廢趙籍韓虔魏斯為諸侯之勢見矣有國者謹於禮而不敢忽此春秋以待後世之意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正傳曰書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著詭謀討罪之非其所也夫莒邾之罪可討而會盟非討罪之所也左氏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

愚謂莒邾數加侵魯以小犯大而又貳齊楚誠為有罪晉為霸主宜告于天子聲罪致討可也於是來會盟而許之乃又執之於盟會又以歸焉刑政紊矣其可乎故春秋非之

齊侯伐我北鄙

正傳曰何以書志警也

夏公至自會

正傳曰書公至自會謹君之出入也

五月甲子地震

正傳曰書地震志變異也地道主靜其常也而震動焉則反常矣反常為變為臣下剕蠻小人弄權干正陵犯之象故春秋志之示警戒也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正傳曰書叔老會鄭伯諸侯之師伐許討背約也左氏曰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

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爲夷故也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愚謂許請遷于晉蓋欲從晉以背楚棄夷狄以歸中國其約善矣乃爲諸大夫所不可以背約焉故晉與諸侯之師伐之討其貳約也其道於諸侯爲直於許爲曲矣先鄭伯者許氏以爲臣不可過君是也

左氏以爲爲夷者非矣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郕

正傳曰書齊侯伐我北鄙圍郕甚齊擅興背義之罪也左氏曰秋齊侯圍郕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愚謂齊屢伐魯今再圍郕蓋與楚故伐魯致晉而與之戰其惡甚矣故春秋惡之

大雩

正傳曰秋書大雩後時非禮也非禮之中又見其非禮焉也

冬叔孫豹如晉

正傳曰書叔孫豹如晉著其如之非也左氏曰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閒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

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愚謂魯國之君臣苟能明其政刑使其德威足以懾服敵人之氣誰敢侮之惟其政在三家而君道不立齊人得以乘間而屢侮之乃汲汲於援晉以報怨抑亦末矣

靈王十六年 十有七年 晉平二年齊靈二十六年衛獻二十一年殤三年蔡景三十六年鄭簡十年曹成二十二年陳哀十三年杞孝十一年宋平二十年秦景二十一年楚康四年吳諸樊五年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正傳曰牼邾子名書卒以其來赴也

宋人伐陳

正傳曰書宋人伐陳則擅興之罪自見矣左氏曰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卑宋也髙氏曰七年鄬之會陳侯逃歸自是不復與諸侯會而楚鄭連年侵宋宋於是請於晉而伐之愚謂據此則陳自逃歸不與中國盟會誠爲有罪然不以告于天子而伐之則春秋所

惡也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正傳曰書衛石買帥師伐曹著憤怨之兵也左氏曰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毁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爲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爲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愚謂此本傳也據此則孫蒯越境田獵取辱於重丘之人此私怨之微事非有國家之大計遂附重臣興大衆伐

曹取其地是又遷怒於曹君而負罪於天下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正傳曰書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志警也而齊君臣之暴兵可見矣左氏曰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

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棧抉其傷而死愚謂齊魯婚姻舊好之國也齊屢加侵伐於魯以未得志而其君臣至是乃交加兵焉貪暴爲甚故春秋直書之而其罪自見矣

九月大雩

正傳曰書九月大雩譏非時也而失禮自見矣餘見于前

宋華臣出奔陳

正傳曰書宋華臣出奔陳譏逐賊也左氏曰宋華閱
卒華臣弱皐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
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皐
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
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
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
舍之左師爲巳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十一月甲
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

遂奔陳恶棲華閲臯比之父也華閲卒而臯比弱華臣使賊殺其宰華吴殘宗室以亂宋政擅殺無君其罪大矣宋公知其罪欲逐之聽左師之言而不果乃至爲國人所逐而奔陳宋之刑政乖矣聖人書之以罪宋也

冬邾人伐我南鄙

正傳曰書邾人伐我南鄙志警也左氏曰爲齊故也然則邾以小國黨齊之強以犯大國其得罪於王法

不待貶而自見矣

靈王十七年　十有八年　晉平三年齊靈二十七年衞獻二十二年殤四年蔡景三十七年鄭簡十一年曹成二十三年陳哀十四年杞孝十二年宋平二十一年秦景二十二年楚康五年吳諸樊六年

春白狄來

正傳曰來者來朝也不言朝者史臣以其夷狄畧之也而朝之義已具公羊以爲不能朝誤矣史稱越裳氏重譯而來朝何謂乎書白狄來謹遠人之至也王國之御遠人也於其歸義而來則受之於其背義而

去則勿追不必其來朝亦不不必其來朝書稱四夷來王有苖格春秋之書白狄來其義一也胡氏據劉敞不與其朝之説則非聖人不棄物之心矣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正傳曰書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罪非義也左氏曰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爲曹故也愚謂孫蒯不勝其重丘之私憤與石買帥師伐曹輕動大衆以糜爛其民其罪可誅矣晉爲盟主不能

告於天王聲其罪以伐之乃執之於行人又不以歸之京師則刑政失矣可得為義舉乎故春秋直書之而其罪自見

秋齊師伐我北鄙

正傳曰書齊師伐我北鄙志警也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正傳曰書公會諸侯同圍齊善其同罪齊也左氏曰

秋齊侯伐我北鄙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
玉二瑴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
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
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
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
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
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
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

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

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
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爲私誓州綽曰有如
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
皆衿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
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兹乙酉魏絳欒
盈以下軍克邿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
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
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橁以爲公琴己亥焚

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畧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劒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愚謂齊以背盟棄好屢加侵伐于魯負不義之罪於天下天下諸侯同心惡之故春秋書同圍言共棄之也程子

曰書同圍見諸侯之惡齊是也

曹伯負芻卒于師

正傳曰負芻曹伯名書曹伯負芻卒志與國之大故也而其平生之大惡人可以考而知矣穀梁以爲閔之非也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正傳曰午字子庚書公子午帥師伐鄭著不義之師也左氏曰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

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嘆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

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蔿子馮公子格帥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愚謂楚為子孔

去諸大夫叛晉而請楚伐鄭固已負不義之罪矣春秋書之而其竊取之義自見也

春秋正傳卷二十六